

# 三教九流 面面观

龚屏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三教九流面面观

西江旧闻录



.6

1295.6

5

龚屏

西江旧闻录  
三教九流面面观

江西人民出版社

书 名：西江旧闻录——三教九流面面观  
作 者：龚 屏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发 行：江西省新华书店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5.223  
字 数：107千  
版 次：1991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40元

ISBN 7—210—00940—X/K·71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

## 开 场 白

笔者行年望七，生于南昌，长于江西。年十八，始笔耕。年二十，兼舌耕。靠墨水和粉笔灰，庸庸碌碌，先后数十春秋。青年时代，栖身于民国时期的章江贡水之间，所经之地、所遇之事、所闻之声、所见之物，光怪陆离，轶闻琐事甚繁。虽然均是小焉者也，却并非微不足道，作为稗野史料，有助于茶余饭后之谈助，或亦可解颐。

新中国诞生至今已历四十余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旧貌变新颜，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乐哉中华。但，对于新中国以前的旧情旧况，一些青少年朋友可能知之不多，甚至知之无几，或并无所知。诚然，建国以来，史家们撰写了有价值的中国近现代史书，为数甚多，篇幅浩大，教育意义深而且广。但是，史学家们所写乃堂堂之正史，对于旧社会鸡鸣狗盗、零碎小事大都收录极少，甚至不屑命笔。而这些琐琐碎碎的旧闻，似可在一定范围内衬托旧时乌烟瘴气的旧貌，往往从中能窥出旧社会之腐朽而又饶有奇趣的镜头。

笔者年近古稀，趁此脑子尚不十分迟钝、记忆尚可之时，自认为有必要将旧时见闻笔记出来，以免随着自己的老化而使奇闻湮没。当今之世，政通人和，人心舒畅，所以在友好人士的帮助、指教之下，断断续续执笔，将至今尚能追忆的解放以前的零星见闻，诸如九流三教、狗马声色、旧官场之现形、旧社会之魔影，笔而记之，录而述之，不成章回，不成体系，仅分事分篇，每篇均为千字短文，兴许可以让读者在暇闲之时，顺手翻阅，多少可以从中悟出昔时旧社会之所以道德败坏而使民心丧尽的某些病因。今日青年读此可以更明了旧社会之黑暗奇观，即使是中老年朋友也能从中回味，更加激发自己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

本集共录有章江贡水之间自民国开始到民国垮台的近半个世纪中的旧闻70则，大部分是笔者亲历、亲见、亲闻的短篇故事，文字粗浅却不失其真。在辑录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大家都乐于为爱国主义思想工作而作出奉献，慨然多以大力协助。承蒙他们赐教、提供资料、核实内容、文字修饰、直至校正词句，使我受益非浅。在这里，我必须衷心感谢老友徐浩然、梁仁道、王宪章、熊正端、林涤非等同志的感情。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难以胜任的。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年龄老化，可能有疏漏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 目 录

开场白	1—2
官场人物出乖露丑篇	1—36
千里当官只为财	1
国际官司告洋状	5
亦官亦盗白银案	7
奇怪案情“塞狗洞”	11
战时省会考县长	14
商会主席撤职记	17
“三孙放马”一奇案	19
县太爷恭迎特使	23
洪城特殊招待所	26
两种灯下两重天	29
选举“国代”怪事多	32
泰和平价米风波	34
军特警究罪行劣迹篇	37—83
新郎险作刀下鬼	37
屠夫生财缘有“盗”	40
教育史上一奇闻	43
瘟神毒打名中医	45
街肉大闹四照楼	50

强“借”戏袍欺名伶	47
高参设计夺民妻	53
司令醉打大酒楼	57
“宁都王”劫车升官	60
粮官衔冤沉龙官	63
“小诸葛”九江阅兵	67
警官为洋犬送葬	70
特务借刀杀人计	73
河口宪兵捉警察	76
战后江西审汉奸	78
空降钞票酿灾难	81

### 九流三教丑闻怪事篇 84—149

“叫化头”与青红帮	84
伪乡长诬良为盗	92
星夜交易黑市场	95
法国“魔女”洋姆姆	97
机器戏与西洋镜	99
赌场老板变大盗	102
庐陵大亨周百万	105
花街柳巷“乐户”哀	108
满城风雨剪男辫	114
人口贩子“荐头行”	116
饶河艺人石和尚	119
青帮“大哥”祝母寿	122
旧时牢狱怪事多	124

名伶冤沉水晶宫	127
昔时民间租老婆	129
龙开河畔一闹剧	131
房客房东斗法记	133
兑换黄金生死战	135
翠花街银元黑市	139
误人子弟开“学店”	141
当年南昌寡妇院	141
淘汰行业知多少	146
<b>风流儿郎报国惩恶篇</b>	150—180
破釜沉舟斗军阀	150
九江一宗广告案	153
南海行官一和尚	155
浔阳奇杰哑行者	159
王博士与“庐陵王”	161
总编主笔罢官记	165
铁匠老旦龚太泉	167
道士巧语讽权贵	170
吉安街头诛巨奸	172
“五百罗汉”历险记	175
九江租界起风云	178



# 官场人物出乖露丑篇

## 千里为官只为财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封建时代官场的写照。“千里为官只为财”，在旧官场中不会赚钱的官儿，不是凤毛麟角，也是屈指可数的。

民国时代，当官的一般指的是“拿印把子”的。

“拿印把子”者，手中有权也。在那个时代，官大致分为文、武两档。文官分为委任、荐任、简任、特任四种。所谓委任官及其印把子的称谓是：保长的印叫作“图记”；乡、镇长的印叫做“铃记”；县级的局长、所长之类的印叫作“腰戳”。到了荐任官，例如县长，这才叫“正印官”，县政府用的是四方形的印。简任官如省主席，则是“大铜印”一方，权力显赫。特任官是中央一级的部长，也是

四方大印。印不是木质的，而是铜的，监印官则是正印官的亲信，或者干脆由官太太掌印。武官中，团长、师长、军长是“正印官”。至于一些非永久性的军事机关，如什么警备司令、城防司令、军管区司令、防空司令等等，都是用“关防”为印，关防是长方形的。

管他什么官，掌握了“印”也好，“关防”也好，“钤记”也好，“图记”也好，反正都有大小不同的权力。就说一个小小的保长，他手中那颗木质的“图记”，同样可以招财进宝。这里且谈几位官儿招财进宝的法术。

40年代初，江西省的吉安县，是战时的东南重镇，商贾云集，人口稠密。谁若在吉安当上一任县长，也够他享一辈子福了。当年，吉安一家报纸发布了一条新闻，标题是：“劝君更尽一杯酒，算清帐目再动身”。说的是一位即将卸任的县长，正在各界人士摆酒话别时，地方上提出要查查他的贪污帐。这位县长善于赚钱，举例如后：

卖官法：旧时县政府的下属机关，如乡公所、镇公所、粮食征收处、税务分所、警察分所等等，都是直接向老百姓要钱的小衙门，所以乡长、镇长、所长一类的官都生财有道，什么征兵、征粮、征税、捉赌、派伕、摊派，可谓财源茂盛。按规定，乡长、镇长、所长都是由县长予以委任，而这位吉安县长大人却来了一个“售任”，你想当乡长吗？到我

这儿来买一顶乌纱帽，你就可以走马上任赚钱了。

吉安县长卖官有一定的行情：甲等乡镇长，每名黄金50两，乙等乡镇长，每名40两，丙等每名30两。凡要购买乡镇长的，看准了一本万利，有财可发，便通过县长太太，先交定金，然后县长接见，面试其才，酒席一桌，谈笑间拍板定局。再向县长太太交清价款，领取盖有县政府大印的《乡长委任状》，便可带领几条好汉走马上任了。新乡长上任后，这个乡定会“天高三尺”。为什么会“天高三尺”呢？因为这个乡的地皮经新乡长的铁铲一铲，要铲低三尺。

转手法：旧时县太爷的双手翻云覆雨，转一转手就是钱财到手。能干的县长太太只要在麻将牌桌上略施小计，自然有财神爷奉上金钱。有一位大资本家的老板娘出面，请县长太太赴宴，打八圈麻将。老板娘请县长太太帮个忙，由县政府出一份盖有大印的“商品通行证”，当然这种“商品”都是走私的货物。县长太太同老爷一商量，然后成交，按量按质计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几十两黄金买到一份“通行证”，大家恭喜发财。

捉鬼法：旧时的县长，兼任县国民兵团的团长，征兵大权在握。旧时《兵役法》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凡是抽签中了壮丁的，便要去服兵役，那年，吉安县的国民兵团想出一个发财的办法。县城里有几家富商，家里都有几个少老板是适龄壮

了。兵团派出武装，一夜之间捉了几个少老板关进壮丁营。老板一见儿子被捉去当壮丁，立时魂飞天外，火速央人去打通关节。

那年头的壮丁营，是鬼见愁的地方。平民百姓无法可想，自认命该如此。但有钱的老板就千方百计要把儿子赎出来。县国民兵团每年都要来一手“捉鬼”——捉几个富家子弟，漫天要价。其方法也很巧妙。有个大商店的少老板被捉进壮丁营。老板找到亲友去向县长说情，当然也是八圈麻将牌后再谈交换条件。县长老爷表示关照关照，答应让这位少老板缓服兵役。为了掩人耳目，县长下一道手谕：

“即将×××，调充县国民兵团文书上士。”这位少老板便出了壮丁营而当了一名挂名的“文书上士”，可以不去服兵役了。老板感激涕零，给县长送上一份厚礼：10两金条一根。这样一来，壮丁营里少了一名壮丁怎么办？好办，再抓一个穷苦老百姓抵数。

此外，还有其他方式发财，不一一列举。当然，县长老爷发了财，少不了要向上司孝敬，县长也是不能独吞的。

那年，这位吉安县长调任，地方上的一些绅士要同这位县长算算总帐。可是，这位县长“南通北达”，找到了当地驻军的军长太太，请求军长想办法让他过关，县长太太给军长太太奉上礼品一份，计开：赤金手镯两对、赤金项圈成双，金壳怀表两

只。不到三天，县长得到了军长发给的派令一件，荣任军部少将高级参谋。不几日，县长大人便身穿呢子军服，肩挎手枪，带着太太、少爷、小姐，在军部卫士班的护送之下，大摇大摆地骑马驾车，告别了县城。

## 国际官司告洋状

30年代，南昌发生一次“国际官司”事件，一时传为奇闻。

抗日战争刚开始不久，南昌属于东南空军基地。当时意大利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意大利派出一个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日，这个志愿队驻南昌空军基地。江西省当局为了给意国空军人员安排住房，便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抚州门外的一栋新式民房定为意国人员住宅。当时这栋新式民房刚刚竣工，在南昌而言属于高档的小洋房，给外国人居住是颇为合适的。

房屋的主人当然坚决不同意，人家刚刚建好新房就被占用，岂能坐视！可是，新房里住上了外国空军，大门口有宪兵把守，“军事重地”是禁区，房主不得入其门。

提起这位房主，乃是非同一般的平民百姓，此

公是南昌有点名声的商绅，经营房地产业，能说善辩，他就是当时南昌市商会的委员，名叫周晋叔。他为了房屋被占之事，起初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产权，但不得要领，便向法院起诉，控告南昌空军总站强占民房。法院为此曾进行调解，要空军总站拨款购买此房，但价格昂贵，买卖双方相持不下，法院故将此案移送军事法庭审理。军事法庭又将此案发回江西省政府办理。互相推脱，毫无结果。

周晋叔气愤之余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向意大利首相府进行控告。他请律师写了一份控告意大利空军侵占中国民房的状子，译成意文，直接邮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当时的墨索里尼还没有完全暴露其法西斯魔王的狰狞面目，当他阅完这份状子以后，大为震怒，认为中国当局办事失当，便命令其外相立即电令意大利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中国当局采取有效措施，挽回意国空军的声誉。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抗议，使南京蒋介石政府大为震惊，马上电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立即妥善处理，限期上报，不得有误。熊式辉接到“圣旨”，知道此事来头不小，牵涉到国际关系问题，当然不敢怠慢，马上将保安处长廖士翘、公安局长黄光斗、空军总站站长谭××等召来会商，决定由黄光斗亲自去找周晋叔面谈，以高额租金租用此房。无奈周晋叔坚持要收回房产，并要求赔偿损失。几经折

腾，始由市商会主席余建丞出面打圆场，以余建丞私人名义承租半年，租金每月大洋200元，一次付清，此事才算平息下来。不久，意国空军调走，房产归还原主。

然而，周晋叔虽然在这场国际官司打赢了，却招来了日后的麻烦。在他收回房产之后再租给别人时，被一特务乔装改扮为富商，付出高租金租用，不到3个月，此房以“电线走火”而被焚，房客亦不知去向。

## 亦官亦盗白银案

1946年，奉新县的一批官员作了一场“发财梦”，国民党的专员康景濂逃之夭夭，奉新县的县太爷锒铛入狱，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江西奉新县，过去从商者甚多，其中大的土佬财主亦不乏其人，有些财主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财产。

本世纪初，奉新县有一个大财主，名叫刘挺斋，在外地经商，腰缠百万。由于军阀混战，他迁回老家奉新县招宾村，把金银财宝统统埋藏在一栋大房子的屋基底下，过去叫作“埋窖”。至于埋了多少，埋在屋子什么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

1940年，刘家两代财主先后去世，而埋了多少窖的金银却因老头子病重时不省人事，不可能告知下一代，埋窖的秘密也随之进了棺材。此时，刘家的第三代名叫刘斯巽，考取了广西大学，全家便移居桂林，行前，刘斯巽只委托他的堂兄刘祥占代为看管房屋。

这个刘祥占是个赌棍，平日里欠人家一大笔赌债，住进了这栋大屋后，便想起了当年刘家财主埋窖的事。刘祥占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经常独自一人于深更半夜在大屋的院前院后、庭左庭右偷偷摸摸地东挖挖，西刨刨。也该刘祥占时来运转，还真的被他挖到一窖。窖面上是三合土，土下面是一块厚厚的青石板，揭开石板就是砖砌的地窖。这一窖内埋有几十个瓷器坛子。刘祥占打开地窖，搬出所有的瓷坛瓷罐，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最后一数，挖到了银元宝240个，每个50两，共计白银12000两！另外，还有4只两寸高的金罗汉菩萨像，4瓷罐瓜子金和10瓷罐银币。刘祥占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不仅还清赌债，而且买了田地。从此，他一改往日的穷酸相，用钱也大手大脚起来。刘家的反常，引起了乡亲们的怀疑：这个穷光蛋怎么阔绰起来了呢？

刘斯巽有一个堂姐夫，姓黄，是当时奉新县政府的一名职员。姓黄的听说刘祥占突然发了财，马上意识到他挖到了窖。一日，姓黄的找到刘祥占，扬



言要有福同享，挖到了窖要分出一部分给姓黄的。刘祥占矢口否认，根本不予理睬。姓黄的哪肯善罢甘休，便把这件事向当时的奉新县县长张俊沂告了密。这位张县长一听大喜，派了几名心腹，由姓黄的带领，荷枪实弹到现场去查案，结果在刘祥占的床底下搜出了脏物，并将刘押送县政府，由他亲自审讯。经过威逼利诱，刘祥占不得不吐露真情，招供画押。于是县太爷高兴得心花怒放：这回轮到自己发财了！但这位县长是个老于官场的角色，他转念一想，既然挖了一窖，必然还有第二窖、第三窖，何不动手来个大挖特挖，大发其财？！但他又考虑到刘家还有后代在桂林，弄得不好要出问题。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干脆把这件事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专员公署的康专员报告，来一个共同分赃。

康专员名叫康景濂，军人出身，以前当过少将旅长，一贯胆大妄为。他一听此事，乐不可支，忘乎所以。他凭借专员公署的权势，大张旗鼓地派了一个保安中队，把刘家的大屋团团包围，断绝交通、行人，大挖特挖，几乎大屋内每间房间都掘地一丈，整整挖了半个月，一共挖出了大大小小的地窖48个，窖内全是金银财宝。当时调来了搬运工一百余人，将挖出的金银统统搬到专员公署。康专员和张县长大摆酒席招待有功人员，庆贺胜利，恭喜发财。